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05
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5 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编.
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.1
(21世纪年度小说选)
ISBN 7-02-005371-8

I.2… II.人…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6815 号

责任编辑:刘 稚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李 博

2005 中篇小说

2005 Zhong Pian Xiao Shuo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57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20.5 插页 2

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5371-8

定价 32.00 元

目 录

云追月	叶 弥	1
姑父	王瑞芸	48
林老板的枪	杨少衡	75
响马传	叶广苓	126
破坏	朱日亮	171
怕羞的木头	孙春平	221
蝙蝠	普 玄	265
世界上所有的夜晚	迟子建	344
第三个人	钟晶晶	401
在海德堡坠入情网	(台湾)龙应台	427
未完成的夏天	钟求是	469
四季流光	宗 璞	516
采阴采阳	张 静	561
长河边上的小兄弟	宋唯唯	612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云 追 月

叶 弥

认识云家兄妹是在“红”茶馆。

“红”茶馆坐落太湖边，是这一带最热闹的茶馆。有人在这儿办理生意场上的交易，有人在这儿唱小曲讨钱，时不时地会有打架的事儿发生，但也不至于当场拔刀子。那天午饭后，我从厂房里出来，沿着一条青草小路朝“红”茶馆走去。我是个外来户，凡事小心，除了当地的领导，我从来不曾结交当地人。五六十年前，这里遍地湖盗，遐迩闻名。进出“红”茶馆的湖边人，也许有一大半都是当年湖盗的后代，他们脸上挂着温顺的笑容，裤腰里挂着亮锃锃的刀子。谁也不能保证，刀子都清清白白的。

快到秋末了。这个时候总是乱糟糟的，草和树一个劲地疯长，空气里到处浮游着小昆虫，就是在白天，土地里的虫子也拼命地鸣叫。这一切都告诉

我们：自然界跳着最后的探戈，这一年的繁华已经到了极顶，就要朝下坠落了。

今天上午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，干燥的土地滋润了一下。此时雨过天晴，云层里剥出来一轮黄灿灿的太阳，水淋淋的，没有热力。湖边的芦花很快就被风吹干了，白色的、干燥的芦花，像灰尘腾起在湖边——整个湖边。

面对如此壮观的自然，我最乐意想的是湖盗的事。若干年前，湖盗们驾着帆船，出现在同样的良辰美景中。打家劫舍，也曾经如此诗情画意？

过了一会儿，我结束浮想联翩，朝“红”茶馆走去。我不爱结交湖边人，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年湖盗的后代。他们具有明显的性格特征：固执、强悍，具有危险的激情。我之所以今天会去，都是冲着“红”茶馆的老板。他是这一带暗路上的领袖，谁家出了事，找他调停没错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：“红”茶馆的老板据说是这座城市最早的“红卫兵”之一，他的革命激情从那个特殊的年代延续至今，只要气候允许，他总要穿一件前胸印有大红五角星的汗衫。他当年用过的红袖章贴在大堂里，与供奉的财神放在一起。这老板姓洪。我对这种特殊人物感兴趣。

我刚走到茶馆门口，茶馆的老板娘就迎出来了。她的出现至少有三个含义：

- 一、我是贵客；
- 二、我是一个女贵客；
- 三、今天的茶钱是免费的。

除了以上的感觉，我还敏感地预见到：今天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。至于是哪方面的事，还不清楚。老太太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

果然，二楼的楼梯上走下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对我说：“薛厂长，你来了正好，楼上三缺一，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我当然就是薛厂长，这个人做五金的郁厂长，他有一个如花美眷，成天给他惹麻烦。他少了一根小拇指头，就是他情敌的杰作。我上了楼，看见靠窗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位男士，一位是鲁厂长，他也是做五金的，与我有生意上的往来。另有一位剽悍的四十来岁的男士端坐在那儿。我不认识。他后面还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，梳了一根大辫子，在脑后盘成一个乌黑的髻，发髻上插满娇嫩的白兰花，香气袭人。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。出于女性的直觉，我判断，这样戴花的方式预示着内心的某种狂乱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她也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轻快的波光一闪，椭圆形的脸上一派善意和平静，没有任何被压抑的东西。然后，她从桌子上捡起一只石榴，剥开来，静穆地吃起石榴子。她很懂得吃石榴的方法。

厂长们打的是现在流行的一种牌，赌注很大。恰好我十分喜欢玩这种牌。我坐下来时，那位剽悍的男士站起来了，双手在桌子上一分，说：“我不打。我从来不和女人赌钱。”郁厂长对他说：“这位是薛厂长，她的爷爷薛三公子是当年有名的赌王。”剽悍的男士垂下眼睛，朝我略微点一点头，轻轻地说：“那么，讨教了。”坐下了。他的姿态告诉我，他之所以坐下，只是看在当年的赌王薛三公子分上。这是个讲究原则的人物。

在发牌前，郁厂长指着剽悍的男士对我说：“这位是云厂长，云如海。那位是他的，呃……”云厂长接着郁厂长的话音说：“我妹子。云扣子。”他对我客气多了。当然，起作用的是当年的赌王薛三公子。

这时候，那位女士，云扣子说话了，慢悠悠的，语气怪怪的：“什么妹子？我就是他的女用人。”与她戴花的方式一样，她这句话也耐人寻味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：她对妹子的身份感到不满意，但又不便直截了当地否定。

我这天的手气特别好，云如海手气特别差，我赢的钱都是他

的，赢了有两万多。傍晚时分，外面的芦苇丛里传出一声悠长的鸟鸣，云如海把手上的牌一扔，瞧一眼云扣子，赌气地说：“不玩了。我和女人打牌总是输的，因为女人身上有一股味道叫人分心。扣子，走，我们到芦苇荡里打野鸭去。难得这么好天气。”

云扣子应声拿起倚在墙上的一杆猎枪，跟着他大步走了。他们走到湖边，解开系在一棵柳树上的小船，云扣子一划双桨，船就朝着湖心里面去了。湖心里长着许多不知名的小岛，岛上有成群的野鸡野鸭。这一年还没有禁猎。

这就是我认识云家兄妹的经过。我马上就知道他们不是亲兄妹，他们真正的关系是暧昧的。

那天晚上，云家兄妹走了以后，“红”茶馆的洪老板回来了。于是，我与郁、鲁二位厂长就被他留着吃饭。这一顿饭让我终生难忘。各种各样的湖鲜堆满桌子，觥筹交错。与之相配的是，洪老板讲述了他的所谓的革命生涯。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不时看我一眼，貌似漫不经心，只有我知道他的心思。所以这天晚上我也很兴奋，云里雾里地，说话也有点失态……满桌奢侈，满耳荒诞，这才是真正的奢华生活！我们正说着，听得湖里传来一声闷闷的枪响。郁厂长说：“云如海回来了。”

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云家兄妹身上。

猎枪是云扣子的。她虽然也姓云，但与云如海出了五服。沿湖的小渔村里，许多人家都姓同一个姓，同姓之间，有时候也通婚。云扣子有一个姑妈，当年是这一方水域出名的女盗，她的心狠手辣超过了所有的男人。传说她终生未婚，私生活极为严谨。除了杀人，她还爱好绣牡丹。她常常化装成一个整肃干净的中年妇女，拿着她的绣品到出名的绣娘家里去讨教。她死在日本人的手里。日本人把她像标本一样钉在木头上，她受难时安静的神情一直是这方民众心里的痛。她死后，这杆猎枪几经

辗转,到了她最小的弟弟——云扣子的父亲手中。云扣子的父亲用这杆猎枪打死了不忠的妻子,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和妻子之间的爱恨情仇。

于是就有了一个特别的夜晚,这个特别的夜晚风雪交加。云如海村长料理完云扣子父亲的后事,踏着厚厚的积雪,来到云扣子的家。这已经不再是个家了,凭空少了两个人,使这个家现出无比的凄凉,风雪之中,真正是家徒四壁。

这个夜晚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:当云扣子把门给他打开时,他愣住了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热切的脸,这张脸毫不掩饰对他的渴求。在那一刻,他觉得自己对她的渴求更甚,仿佛一个旧的美梦复苏了,他将来的日子会沿着梦中之路飘荡。

云如海心中一荡,马上克制住自己。他简单地告诉她,鉴于她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悲剧,作为村长,他有责任让她安然渡过这个难关。他希望她搬过去与他的寡母同住。

云如海带走了云扣子,云扣子带走了那杆猎枪。

按照云如海的提议,他与云扣子应该是兄妹相称。他迫不及待地这么提议,一下子就把自己和云扣子两个人的路都堵死了。但是这村里的人都说,云扣子从跟着云如海回去的那一天起,心里就存着奢望,并且把这奢望发展到极限。她是不切实际的,偏偏又固执,她有父辈身上的那种强悍。

夜里发生了什么事,我们不知道。云如海的寡母是个聋子,这么个风雪交加之夜,四方出现的神灵也不会多管闲事。第二天中午,云如海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,请了一些该请的人,见证他与云扣子结拜为兄妹。他在酒席上宣布,他将在年底迎娶副村长家的千金。大家看看云扣子的脸色,不难猜测夜里发生过什么事。她脸色铁青,右手捏成拳头放在桌子上,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,随时要离开宴会的架势。云如海走到她后面,一只手按下她高起来的肩膀,轻而易举地打消了她的念头。一个知恩

图报的女人,一个不肯趁人之危的男人。女人对男人怀有深情,那男人不愿按着她的心思走。

云扣子如坐针毡。过了一会儿,她还是站起来走了,眼神直直地,对谁也不打招呼。

她一走,这里坐着的老人开始劝云如海,说云扣子这个女人性格太过强悍,这种女人收留在家是不吉利的。她的父亲打死了她的母亲,怎么说也是个杀人犯。她身上流的是杀人犯的血。但是云如海认为,女人怎么会强过男人呢?他云如海这辈子从来没有被女人做过主。女人在他面前从来都是乖乖的,只能表现柔顺的一面。

下午,天还在下着雪,不过已经很小了,细碎的小雪花懒散地不经意地飘洒。一夜下来,世界涨大了一倍,显得笨拙、安宁、温暖。云扣子的脸上反衬着雪光,显得精神抖擞。她提着猎枪,站在湖边一棵干枯的老柳树下,拦截一个女人。她站在那儿,与周围的风景融合成一体,清静而悠远,合成一幅中国水墨画的意境。

不久,从路的那头过来一个女人,粉红的衣服,手里提着一只大篮子,她就是云如海年底要娶的女人。婚期在即,她像所有的女人那样,因为幸福而变得行动迟缓,也因为幸福而失去判断能力。她慢慢地走过来,抬起水汪汪的眼睛看了云扣子一眼。她不知道云扣子在这里干什么,她也不想知道,这事好像与她无关。

云扣子脸色立刻煞白。她看见了云如海的女人粉红的衣裳,艳丽的嘴唇,这周围柔软的风景与她是如此相配,简直是上天特意为她安排的。她抬眼看人的时候,眼睛是水汪汪的,她的脸颊比她粉红的衣裳略深一些,映照在她的眼睛里,让她眼睛里的水光带着些许娇柔的红影。

这是个粉红的水做的女人,云扣子现在是个白里带青的女

人,她戴着白孝,脸色煞白,嘴唇发青,满心眼里愤恨。她举起猎枪的一刹那,仿佛看见云如海严厉的神色。她一迟疑,马上又放下了枪。突然她上前一步,鲁莽地把云如海的女人推倒在地,在她身上踢了一脚后,失声大哭。

这种没头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是:云如海把她赶回了她自己的家。云如海认为,既然已是结拜兄妹,那么大家就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。云扣子破坏了规矩,她只好回家。

这件事上,云扣子没能强过她的结拜哥哥。

年底,云如海大婚。他没有让云扣子回来,也禁止别人谈论婚事的确切日期。但是大婚前夕,云扣子还是预感到了。她颇像一头触觉灵敏的蜘蛛,或者一头嗅觉灵敏的野兽。她还是一只鸟,能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中感受到危险。但这一晚她还是睡得非常踏实。她是个农村孩子,从来不去多想什么。难挨之夜被她轻松地度过了。第二天,屋外传来喜气洋洋的唢呐声,她睁开眼睛,听了一下,又睡去了。

她睡了整整七天七夜。

第五天上,她被邻居发现,但她拒绝醒来,更拒绝吃喝,还是迷迷糊糊地睡。医生不能给她施行补液,因为她的静脉已经干瘪得无法插进针头。

云如海只能出现了。他走进云扣子那个凄凉的小屋子,把她抱出来,送到了镇医院,一直沉默地陪着她,直到她脱离危险。他铁青着脸,显得很无奈。

新娘子在家里伤心地哭了一场。这种事,碰到谁都会哭的。问题是,她是个不该伤心的新娘子。村里的人都议论说,云扣子这一回强过了云如海。她赢了。她到底是强盗头子的后代,做事也是响当当的,斩钉截铁的。

几年过后,云如海接下老父亲的小厂,发家致富,成了这一方有名的老板,他带着妻子以及两个弟弟,经营着若干赚钱项

目。他还有一个虎实的儿子,将会是家族事业的接班人。

云扣子单身只影,还是一个人。她拒绝任何走近她的男子。谁都看得出来,她还想回到云如海的身边。她在耐心等待机会来临。

从窗户里望出去,云家兄妹已到岸边,云扣子把船横在了湖边。云扣子的姿态很迷人,举动之间颇有节奏感,风韵十足。她还挎着枪。湖边的女人都适合挎枪。

郁厂长说:“这杆枪,当年云厂长费了好大的心思才从公安那里弄出来。”洪老板一边吸雪茄一边说:“我看他将来会伤在这杆枪底下,这杆枪不吉利,我闻到枪上有一股血腥气。它还想喝血。”老板娘赶紧“嘘”一声,中止了这个话头。

云家兄妹并不马上到茶馆来,云扣子拿出一把笛子递给云如海,云如海坐在湖边,吹起笛子来了。云扣子坐在他旁边。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对抗,看不到什么将被毁灭,一切都生动,仿佛都在建设之中。于是我猜想:也许是爱消除了怨恨。

湖水一望无际,这个季节,这里出产有莲蓬、藕、菱角、白果、枣子、橘子、蟹……女人,这个季节的女人是漂亮的,因为女人在收获的时候心情最为恬静。

傍晚六点多钟时,月亮从东边升起来,油油的,黄黄的,不像秋天的月亮。令人想起春暖花开的时候,空气里含着暧昧的、怀春的气息。就在云如海吹笛子的过程里,月亮渐渐升起在空中,眼看着它白了、冷了、瘦了。空气也变得洁净,略带一丝寒意。

冷而瘦的月亮,是秋末的月亮。

第二次见到云家兄妹,是在八年以后。虽然同在一个地区办厂,但他的厂离我最远,我们做的也不是一个行当。这期间,我又听说云如海携着家眷到邻近的一个城市发展去了,云扣子

也跟着去了。我的厂几经搬迁,最后又搬回到了湖边。这是二〇〇三年的冬天,厂里的机器正式开动的那天,冷到了零下六度,在我们这个亚热带季风性的城市里,这是不常见的低温。我养的月季花,昨天夜里忘了收进来,所幸它还活着,花朵红艳艳的,令人惊叹。月季花的边上,荒芜的草地里,有一株被人遗弃的白梅,此时开了一树的白花。

天空混浊,不见云彩。太阳悬在头顶上很高的地方,银白色的,平面的,像一个纸做的月亮。站在一树烂漫的白梅花下,看白色的太阳,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傍晚,发生了一件真正匪夷所思的事:云家兄妹投奔我来了。

我一时并没有认出他们,看得出来,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我的厂区。当时,门房老张跑来告诉我,有一个妇女背着一个老头子跪在门口,请求收留一晚。门房老张还说,这两个人浑身是血,肯定是被仇家追打而来。而且,他们一路上已被人拒绝多次。这种样子的人,别人是不敢惹的,所以最好不要收留他们。

我跟随老张走过去,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女人,她披头散发,跪在铁门的栅栏前,脸朝着西沉的白太阳抬起。她凄凉的样子深深打动了我,我明确地感到,她的凄凉不是软弱无力的,她的刚强触手可及。

然后我看清了 she 手上拄着的东 西:一杆猎枪。

我认出这是云扣子。八年以后的第二次见面,她的变化很大,她成了一个黄而胖的妇人,但是她的悲哀还是美丽的。一个拿枪的女人,一个背负着亲人逃难的女人,她疲惫而绝望,希望生活中会有奇迹发生。她脚下躺着一个人——云如海?

确实是云如海。

我收留了他们。

八年前,“红”茶馆的洪老板曾经断言:云如海将伤在云扣子

的猎枪底下。事实恰好相反，云扣子用枪救了云如海。原因是：云如海的妻子伙同了他十八岁的儿子和他两个弟弟，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。云如海工作上独断专行，又想减少他们名下的股份。这里发生这种事我并不奇怪，他们都是湖盗的后代，风花雪月并不能掩盖明火执仗。一些要人命的事突然就发生了，毫无预兆。

那天是云如海的生日，他的两个弟弟下午五时到他家里给他贺寿。两个弟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，云如海的妻子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他们始终不说一句话，也不互相递眼色，阴沉，忧心忡忡。他们早就策划好了阴谋，就是不知道时机在什么时候到来。

云扣子在厨房里。云如海的儿子五岁过生日大宴宾客时，家里需要再添一个保姆，她以保姆的身份得以再次回到云如海的身边。

云如海是晚上七点多才到家的，他看了看一桌子的菜肴，又看了一眼客厅里等候他的众人，上楼去了。他一直没有下来。到八点钟的时候，云如海的妻子来到厨房，命令云扣子：“你去叫他下来。”云扣子转过身去背对着她：“我还要烧一个汤。”云如海的妻子冷冷地说：“今天没有人想喝你的汤。”

云扣子脱下罩衫，泡了一杯云如海爱喝的绿茶，双手捧着，来到二楼云如海的卧室。卧室的门关着，云扣子看见这扇门，心中惊了一下，猛然记起一件事，差点把茶打翻了：有一天夜里，她梦游了，从一楼上到二楼，就是停留在这扇门前。第二天她醒来时，恍惚记得夜里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，但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究竟做过什么事。今天她看见这扇关着的门，仿佛旧梦重温，记起自己如何从床上起来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绸睡衣，赤着脚，飘飘然的，肉体附在灵魂上，灵魂又依托着蓝睡衣，对眼睛里闪过的物件都视而不见。最后，久久地停留在这扇门前。这是

一个值得怀恋的时刻，在梦游里，她的爱情没有痛感，没有欲求，也没有恐惧。她的爱脱离了琐碎的尘世，单纯、空灵，小如针尖，又大到无垠。

奇特的命运在作怪，它让云扣子在这时候重温了那一夜的梦游之景，这种温习产生了如此后果：云扣子会为云如海赴汤蹈火，死而无憾。

云扣子敲门，进门，奉茶，赔小心说着一两句话，她做着一系列的动作，云如海却始终坐在书桌前，不说一句话，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一个阴谋早就等着他了，他自信，有时候十分自大。后来他蓦地站起来，大踏步到楼下去了。

片刻之后，楼下响起剧烈的打斗声。

这是一场为了利益分配引发的家族内部争斗。形势完全是一边倒。当云如海从楼上下来时，他儿子听见父亲的脚步声，首先从他的屋子里冲出来，小牛犊一样，狠狠推了父亲一把，然后，他一拳击在父亲的脖子上。这些动作他做得轻轻松松，因为他父亲花了钱请教练教过他。他本来也爱父亲，但是他更爱母亲。母亲让他选择一个爱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亲，舍弃了严厉的父亲。他打了父亲一拳之后，两个叔叔热血沸腾，挥拳上来替他压阵。

云扣子看见了这一幕，马上回到楼上，到云如海的房里拿出猎枪。她现在已经发福了，脚步和她的表情一样迟缓。但她胸有成竹，从容淡定，她举起枪，一枪把天花板上的吊灯打落在地。退回若干年，她就是那个打家劫舍的女湖盗，一个女亡命之徒。所不同的是，湖盗杀人为钱财，她为爱情。

晚上，我在家里吃好晚饭，惦记着投奔来的云家兄妹。他们住在厂里，与门房老张暂时住在一起。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老张，老张对我说，他们已经从医院里回来了，女的没大碍，男的断了

几根肋骨,在医院做了固定,也回来了。他们喝了老张煮的赤豆稀粥,就像吃了回魂丹,眼神炯炯的,不想睡觉。我笑着告诉老张,他们不想睡觉,确实是他煮的赤豆粥有回魂丹的功效。但是还有一个原因,心里事多的人,一定会眼神炯炯的不想睡觉。不像他老张,心里没事,睡觉从来都是一沾枕头就进爪哇国。

我住的地方离厂区不远,走路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我拿上母亲给云家兄妹准备的薄被,徒步而行。快到厂门的时候,天空中现出两道探照灯的光,长而笔直,劈到云上面。它是如此锋利,以至于它每次碰到云的时候,我总是忍不住地要大叫起来。这种莫名其妙的痛感使我联想到云家兄妹,一些关于命运的事。

路上有雾,雾不浓,但是雾珠如细雨扑面而来,我的脸上和身上缀满了水珍珠。我颇像一棵挂满珍珠的树。

看见门房了。屋子周围低低地绕着白雾,屋子像要腾空升起来了。我刚才在想一些关于命运的事,现在又看见如此玄虚的景象,不禁害怕起来,仿佛鬼神之类的东西马上就会出现。突然门房的门开了,云扣子从里面走出来,径直找了一个地方,把自己藏到暗处,身体倚在墙上。她的样子告诉我:她此刻心事重重……

总而言之,这是个多愁善感之夜。

我过去问她:“雾气这么大,怎么站在门外?要淋湿的。”

她转过身来回答我:“我算想明白了一件事,你是人家手背上的肉,就不可能长在人家手心上。”

这句话任谁听见了都会笑,所以我笑了起来。我告诉她,做人家手背上的肉就很不简单了,有些人过了一辈子,只是他自己的肉,生长、腐烂、毁灭,只与他自己有关。如果你是人家手背上的肉,就应该感谢老天爷,让你一不小心幸运地成了人家手背上的肉,你这一辈子就与这个人血肉相连了。世上只有少数人有这个福气。